

謝

婦女來水

臺灣客

在革命先烈的

紀念

大一點。對於什麼是民族革命，已經有

清政府壓迫漢人的歷史教訓兒子和弟弟

謝纘泰，對於這個叔父，都十分明白。謝泰年



名單上，有一個叫謝纘泰（又叫聖安，康熙、日晶）的，也是香港儒醫，他生平也有過許多可以記下來的事情。

後來，謝泰在昌仁書院念書，更共識一班革命青年，像楊衡雲，周昭岳，羅文玉，劉燕賓，黃國瑜，胡幹之，陳芬，溫宗慶等十六人，結成一個堅固的友誼。

他是廣東開平縣人，但在澳洲尋梨出生。因為他父親日生，是一個海陸華僑，在澳洲做生意，開發礦業出入口商行，已經有幾十年的歷史。因為他是澳洲華僑，對於英國文學異常熟習，在十六歲那年，更跟隨父親來到香港，在真仁醫院念書。

他父親日生，是個秘密會黨——洪門會的會員，以『反清復明』為宗旨，常常把滿

在日清戰爭前兩年，他們這十六個人，已經設了一個團體，叫做輔仁文社的，地點是在中環詩志街百子里內第一號二樓。因為當時大家還不敢公開談論反對政府，只有他們十幾個人秘密商討，秘密計劃而已。到一八九五年冬天，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回國，計劃聯絡起散在各處的革命黨人，在廣州起義。謝泰和楊衡雲二人，首先表示贊同。但是，要做大事不能沒有一個組織。負此完全責任，於是先行策動組成革命烟興中會於香港，地點是在中環十丹頓街十三號。那是乙未年正月二十七日的事。

儒貿  
軼事

# 謝纘泰

暨洋客



當時大家推舉中山先生駐紮廣州，負責策動革命軍事，楊衢雲負責駐港籌措餉械。謝纘泰和何啓兩人負責對外一切交涉，並且訂定一個起義的日期。是在那年的九月九日，在廣州發動，最不幸的是，到了起義那個日期之前，洩漏秘密，陸皓東這班革命志士，駛往了寶貴的生命，中山先生和楊衢雲兩人都要避到國外，只有謝纘泰能够留在香港，辦理一切善後事宜。

一八九九年庚子正月，上海電報局總辦

經元善，知蔡元培這一班共一千二百三十一人聯名通電，反對滿清太后廢立光緒皇帝，給清政府下令通緝，經元善不能不逃，逃到了澳門，以為可以暫避一時，但給清政府給他一個挾私怨的罪名，結果給抓進牢裏。謝纘泰和經元善本來毫不相識，但他從黨人徐善亭那裏曉得這件事，馬上要給他設法營救。他和香港天足會會長英國人麥脫爾女士相識，他託黎女士想辦法去救他的朋友，黎女士明瞭這件事情之後，馬上去找香港總督卜力的太太，請她帮忙，卜力太太也很慷慨，結果，卜力總督打電報給澳門總督，說明經元善是個政治犯，不是一個普通刑事犯，澳門當局獲得了這個保證，立時把經元善釋放。這完全靠謝纘泰的力量。

在這一年的春夏之間，中山先生策動惠州革命軍事，從日本往南京走一遭，好幾次經過香港，召集黨人楊衢雲等到船上會議，推動軍事，謝纘泰也參與其事。廿九、十一、十二

# 謝纘泰

(三) 賽洋客

同年潤八月，革



命軍從惠州三洲田起義之後，因形勢不利，結果宣告失敗，與各德宗和他們的爪牙，要對付留駐香港的楊衢雲，在同年十一月，由兇徒陳林闖進結志街五十二號楊衢雲的英文書塾，殺死楊衢雲。謝纘泰見老友為國家民族犧牲，特發起募集捐款，卹楊氏遺族。另一方面，又幫助香港警察當局搜集證據和李家焯派遺兇手暗殺楊衢雲的證據，因此，香港方才有破案的把握，嚇得李家焯慌忙用計把兇手陳林殺死，毀滅人證，李家焯也因

而免職，無形中替楊衢雲報了一團仇，盡了一點恨。

謝纘泰的朋友李紀堂，是香港一個富有的商人，由於謝纘泰的紹介，加入了中國同盟會，參與興中會機關報——中國日報，都得到李紀堂的經濟上幫忙。李紀堂在廣州一役失敗之後，常常想再來一次，爭回一口氣。謝纘泰的父親謝日昌，有一個老友，叫做洪全福，是太平天國天王洪秀全的姪兒，小的時候就跟隨洪秀全在廣西，後來洪秀全叛變，在湖南、湖北、安徽、浙江各省，打了不少仗，封為左天將、瑛王，三千歲。後來洪秀全失敗，他就跑到香港找出路，最初是大洋船上做廚子，屬香港義和行船館的船員，過了四十年的航海生活，年紀大了，不能够再担任這種工作，於是辭職在香港居住，過的是醫師生活。謝纘泰知道他對於太平天國是不會忘掉的，他的身上還殘着一顆革命的雄心，特介紹他給李紀堂。(未完)

(四)

烹洋客



李紀堂對於洪全福，也認為是一個可用的將才，因推他出任革命軍大將軍，並謾擬一筆巨大的數字給他，使他鼓動革命軍事。當時洪全福提請當時的總機關設在德國新街二十號頂樓後做第一任臨時大總統，李紀堂也同意他。當時的總機關設在德國新街二十號頂樓，掛的招牌是「和記域」。在廣州方面，也借着廣州城同列街信義洋貨店，河南的和記公司、織榮公司、芳村、德國教堂各處做

掩護，設立機關，打算在民國紀元前十年子寅十二月大除夕那天，一下子就佔領廣州城，宣布共和政治。

不過，因為事蹟不密，在不會行動之前，就給敵人方面得到情報，所有廣州城，河南，芳村各處革命機關，都給破壞，更不幸革命黨人梁慕義等十多人，也給敵人抓了去，於是整個形勢為之變化，宣告完全失敗。當時，駐紮香港的革命黨人，也有幾個給當地警察抓了進牢。謝纏泰和他的老友卓銀漢（南華早報記者），極力設法請求英國政府，不要把政治犯引渡給廣州政府，結果，英國殖民地部打電報打電報當局，釋放這班政治犯。這又是謝纏泰的力量。

自從這一次革命失敗，謝纏泰的父親謝日昌感受極大刺激，為國家民族擔憂，一個七十二歲的老人便一病不起，那是民國紀元前十一年的事。

